



(2018年3月25日，四川成都市，新款配色的AIR JORDAN 1复刻球鞋发售，吸引了众多球鞋迷深夜排队抽签等候。图/IC)

“生活中越失落，消费上越失控。越陷越深，就像一场末日前的狂欢”。比小颖小一岁的李歧远是一名北漂，电话中他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如此总结自己过去几年的消费状态——“是一个无产者，却养成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习惯。”

过去几年，李歧远独自一人逛遍了北京的各大商场。“国贸、三里屯、SKP、合生汇……我经常在别人上班时间出去逛，去了总是被店员们簇拥着。一旦用顾客的心态去看，会觉得这个世界对你很好。”李歧远的消费从模仿起步，他根据自己关注的网红发布的照片动态，去分析他们的衣食住行，进而“用同样的消费满足自己”。“潮鞋一双六七百元以上，T恤单件四五百元，买一千块以下的衣服不会心疼。”李歧远说。他还酷爱美食探店，“比如我听说SKP的‘游园惊梦’是北京最好的淮扬菜馆，就专程去那消费。金陵烧鸭、素烧鹅、一碟红烧肉、一碗水果汤圆，我一人花了200多元。”

最大头的消费是在一家美容院。2019年元旦刚过不久，李歧远逛商场时收到一张按摩体验券。在工作人员的话术影响下，当天他便花1280元购买了一张体验卡。此后半年，他在这家店沉迷于按摩、面护等项目不能自拔，狂掷2万元。

美好生活背后却是亏空。2013年李歧远从北京某高校辍学，此后辗转南昌、成都、重庆、北京多地，干过炸鸡店店员、顺丰日结工、医院试药者、垃圾处理厂保安、宾馆服务员，上一份工作是民宿管家。如今已失业快一年的他，负债近10万元，在支付宝花呗和借呗、京东白条和金条、美团生活费、微博借钱、百度有钱花，以及浦发、招商、兴业、光大等多家银行均有欠款。

“为什么人们不顾自己的偿还能力，也要从信贷公司借贷，或是用信用卡购物呢？这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虚荣心在作怪，而是出于一种人们在苦闷中试图证明自己的心理，证明自己能够融入这个社会，证明自己没有落后，证明自己不低人一等”。日本作家斋藤茂男的《饱食穷民》一书，将那些在泡沫经济时代不再为温饱发愁，然而依然陷入穷忙和债务缠身状态的日本人，形容为“饱食穷民”。

“日常生活平平无奇，有时间就想去消费。借贷的钱又来得太容易，花钱就变得肆无忌惮。”李歧远很难算清楚，自己一个月究竟花了多少钱。相比之下，他说父母“完全不会花钱”：“他们一天赚100多元，早上三点多去批发市场进货，晚上五六点回家，几十年日复一日。小时候我常跟着他们，但内心其实非常厌恶这种生活。”

区别于长辈的精打细算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推崇“精致穷”的消费理念。“一种是有多少钱买多少东西，一种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这是根本的代际差异。”网友柳相认为。他对豆瓣小组“负债者联盟”2020年11月的1105篇发帖做了统计分析，发现“超前消费”“网贷”是其中最高频的词汇。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、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则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分析，新的消费群体主要在年轻人，而年轻一代多是独生子女，缺乏独立自主的品格，养成了对家庭的较大依赖，当缺乏资金时，很容易转向短时期内即可获得的消费贷。

偶尔李歧远也会感到厌倦。《奇葩说》选手詹青云的一段话曾令他困扰：“我们表面上过着自己喜欢的光鲜亮丽的生活，靠透支未来借贷消费分期付款的方式，维系着表面上的精致。可是我们每一天早上醒来，头脑中带着一串串的数字焦虑地醒来，我们真的有感觉到开心吗？”

套路贷盯上年轻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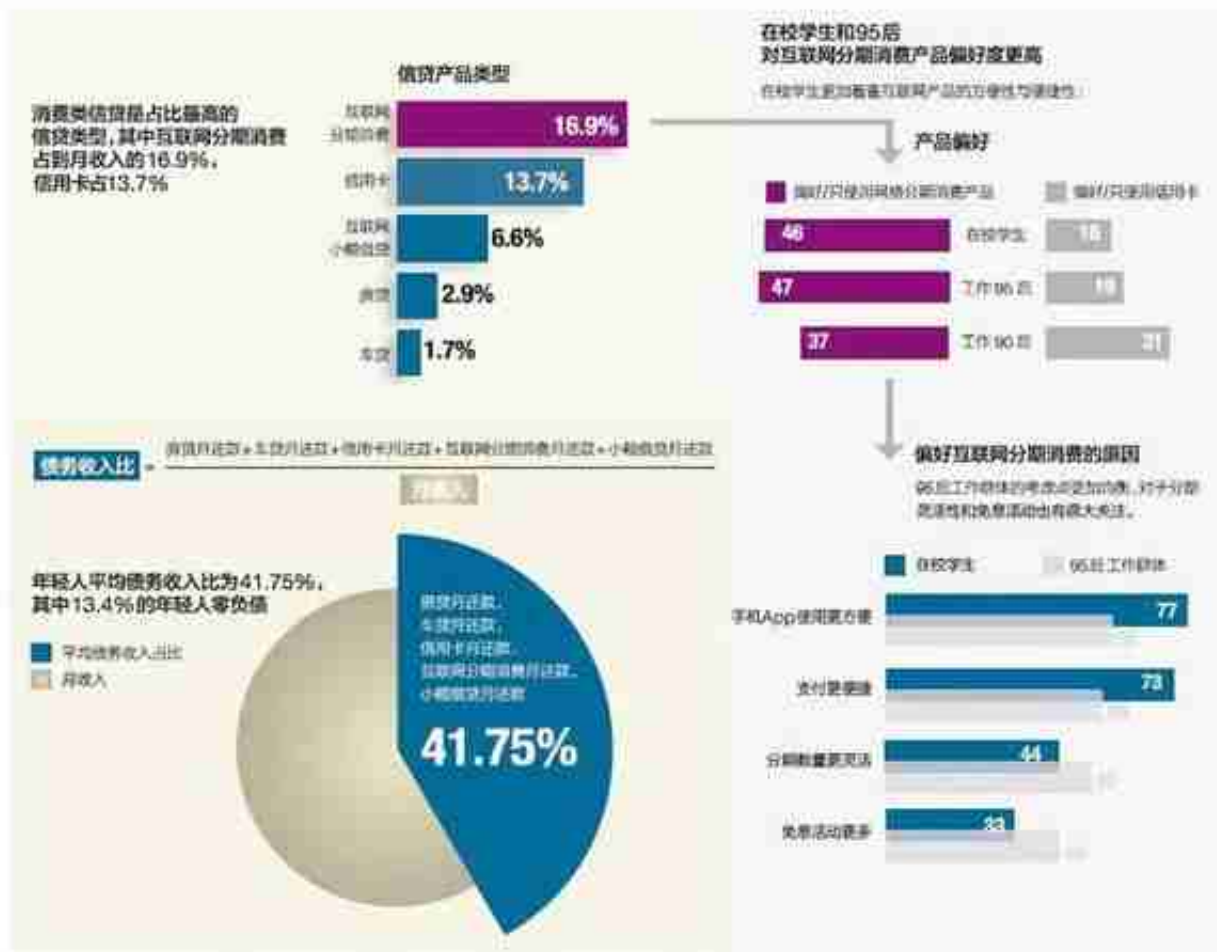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年轻人而言，无论在校求学、培训还是毕业后求职、租房，不同消费场景交织成一张大网。不少商家或平台主动设置借贷消费陷阱，稍有不慎就容易踩坑。

大二学生小美喜欢动漫，2019年11月，她在B站看到一则原画课程广告，许诺学成后给学员提供平台接单赚钱。小美为之吸引，贷款万元报名，不久之后陷入维权困局。

课程提供者是湖南潭州教育。各大社交平台很容易看到他们的广告——“一个小白的风光摄影修行，学配音、用你的声音做副业，或者零基础教学绘画、播音、配音”。“这几年二次元文化兴起，他们抓住的就是那些喜欢动画、对配音好奇的年轻人。”一位潭州教育维权群的管理员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总结了其所了解的课程套路：前期虚假宣传，承诺高薪兼职；当学生因资金不足而犹豫不决时，以优惠名额有限为由，诱导学员贷款缴费。课程价格大多过万元，而贷款利率普遍在10%以上；一旦课程受到质疑，机构将设置重重障碍，阻止学员退款。

年轻人消费类信贷使用及偏好

数据来源：贝恩 数据来源：贝恩《中国年轻人负债状况报告 2019》



难以克制的游戏瘾，将海莹的男友一次次拽回债务泥潭。“我们刚在一起的一年多，他往‘梦幻西游’里充值了二十万元左右，一直是用信用卡和网贷。后来他爸妈帮他还了十万元左右，半年以后，有一次偶然登上他的支付宝，发现他仍在持续不断往里充钱，陆续又充了二三十万元。”海莹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男友其实生活很节省，唯独痴迷于在游戏世界称霸一方的快感。后来在她要求下，男友以两万多元的价格将游戏账号转卖。

为了打破负债怪圈，2020年10月，小颖母亲来到上海，和女儿分享了自己的还贷经验——停止以贷养贷，转而采取“攒够一家还一家”的方式。“现在她还在还款，但她的精神状态很好”。在母亲鼓励下，小颖重新梳理了自己的债务，并从12月起暂停所有网贷还款，全力以赴还信用卡。“我现在月薪8000多元，每个月拿出6000多元还债，留2000元来生活。这样算下来，还清所有债务差不多要3年。”为了断瘾，她解绑了所有网购平台的银行卡，要求自己从此只花现金

。

对于每个月生活费只有1500元的大学生李梦溪来说，6.4万元的美容贷是一笔巨款，分成24期后，每月还款金额为2600多元。她需要做家教兼职，周末还有不定时的课程，疲于奔命。李梦溪小心翼翼地克制着自己的消费欲望，化妆品只用眉笔、口红、隔离霜和定妆粉，洗面奶换成3元多一瓶的美肤宝，买衣服只上拼多多，“今年冬天就买了两条裤子，十几块钱一条”。

她将自己的负债经历写在网上，有网友被她打动，私信表示愿意帮忙还款，然而她谢绝了。半年过去，李梦溪已还14837元，还差5万多元，她打算趁寒假出去打工。“我还是想走那条看起来最辛苦、其实是最踏实的路，一点点攒钱。”

（应采访对象要求，文中负债者均为化名）